

## 「非 | 常經典」研習營側記

朱先敏\*

「非 | 常經典」研習營緣起於中文學界對於當代的思考。當科學和科技已經成為當代的主流，「文學」為什麼依然重要？文學研究者如何回應這個問題？由科技部「文學一」學門、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和中興大學文學院主辦的「非 | 常經典」研習營試圖將這個議題向下扎根。這個營隊面向碩博士一、二年級的學生，以「經典」為題，思考作為當代學者的預備軍為什麼需要重拾傳統、重審經典。而經典的內涵又是不是可能因人、因時、因地有所差異？如果是，現階段的學術氛圍和眼光是否能培養出研究生更為廣博的眼界和胸懷？

2018年8月28日到31日共計四天營期，由十一位講師演講九個講次，主題包括中國古典文學、臺灣古典文學、東亞漢學、戲曲、和文學創作。由年輕學者擔任導師，帶領三場小組討論。另安排三場公開發表，以及一場鹿港文化參訪。從不同面向、藉由不同形式刺激研究生對「何謂經典」的主題有更周全、更多元的思考，因而能應對全球化社會下為何需要研讀文學經典的叩問。



圖一：開幕式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第一天的演講由廖肇亨教授、陳益源教授和王安祈教授主講，分別由吳冠宏教授、周大興教授和梅家玲教授主持。廖肇亨教授〈徐葆光與《中山傳信錄》〉以徐葆光《中山傳信錄》反思文學系所的教育和訓練。面對在中文系不容易接觸到、卻在其他領域如海洋史、交通史上已經成為經典的著作，我們如何與之對話？又如何以文學的觀點進行研究？作為清代琉球冊封使書寫一環的《中山傳信錄》不但協助建構冊封使的書寫傳統，也因為受到晚明以後考據學風的影響，以「徵實」的著述目的破除前代對琉球太多想像和暗喻的記載。廖教授也以詩文中鳳尾蕉、螃蟹、老鷹等意象，或者《中山傳信錄》裡詩畫結合所展現的當代文化風尚，示範如何從文學研究的角度討論琉球使節作品。

陳益源教授〈論《金雲翹傳》的經典化過程〉以喚醒沉寂的經典為主題。陳教授以越南對源起中國的《金雲翹傳》如何傳頌、再創作、宣傳、保存為例，與開澎進士蔡廷蘭《海南雜著》做對照。陳教授認為經典的標準在於精神價值的呼應。越南人即使身處黑暗也期望光明的性格和女主角王翠翹一致，因此幾次大戰中都有將軍引用《翹傳》的歌詞，鼓勵士兵英勇抗敵，這就是越南的文化遺產。因此，蔡廷蘭堅強、有毅力的性格，身處逆境卻不放棄對別人的關心，顯示了臺灣人最珍貴的民族性。《海南雜著》也因而成為臺灣人最能共鳴、值得提倡的經典作品。蔡廷蘭在福州參加舉人考試不第，回澎湖時遇風漂流越南中部，從越南走路回國的三個月經驗，讓《海南雜著》得以破除中國安南書寫裡的虛構和想像，從文學、戲劇、民生各方面仔細梳理了越南史。《海南雜著》在世界上流傳相當廣泛。俄文本、法文本、越文本出版多年；日本學者召開《海南雜著》讀書會，逐字逐句校勘、翻譯，當作東亞交通史的重要材料；韓文本在今年也將要出版。由此可見，世界上各個角落都為蔡廷蘭的經驗書寫感到驚豔，臺灣自然不應該在這樣的熱潮下缺席。如何發掘出被歷史塵埃掩蓋的經典，正是這堂講次試圖帶給學員的啟發。

王安祈教授的〈十二金釵誰登場〉，主講《紅樓夢》的戲曲改編。王教授按照時序向學員們介紹了《紅樓夢》戲曲改編幾次重要的嘗試。從清代到民初各個版本的紅樓戲，體現出小說和戲曲不同形式的差異。比如為了符合戲曲的教化功能，不得不將小說人物分派善惡、黑白對立起來。又如林黛玉的〈葬花詞〉固然是詩詞史上的佳作，越劇改編時仍需要為其添寫具有動作性、舞臺感的唱詞，以暗示戲劇每一個環節的工作人員協助整齣戲的進行。越劇不但成了一時經典，其劇本也成為後來各個電影及電視作品的改編依據。直到 1991 年由余秋雨編寫的黃梅戲才開始有意識地要寫出屬於 90 年代的《紅樓夢》。這齣戲強調了

寶黛之間真摯的愛情，以兩人心心相印反襯社會的壓迫和殘酷。為了凸顯這個主軸，這一版甚至拿掉了經典的焚稿橋段，因為寶黛兩心相知沒有誤會、不必焚稿。到了當代，王教授介紹了她重新製作的《王熙鳳大鬧寧國府》，為了舞臺上的流暢度而調整了原著的劇情順序，也藉由對唱詞念白的精雕細琢讓人物的性格更鮮明立體、富有層次。從經典小說改編劇作，要成為經典反而更困難，從劇本的書寫、導演的指揮、演員的演出到宣傳的配合、觀眾的偏好，都會影響一齣戲的成果。

第二天的演講由高津孝教授、蔣寅教授、祁立峰教授、黃東陽教授、羅秀美教授主講；廖肇亨教授、楊玉成教授、韓碧琴教授主持。高津教授〈和刻本漢籍的多樣性〉介紹日文訓讀在語言學上的意義。訓讀是為了將近代以前的東亞共通語漢文以日語進行閱讀，因此出現的一種閱讀方式，刻印成書面紙本，就是「和刻本漢籍」。高津老師將訓讀置於「洋涇濱·克里奧語」的概念下理解。所謂「洋涇濱·克里奧語」指的是受殖民者或移民者在強勢語言的影響下逐漸混用母語與外來語，最後形成一種新語言的現象。演變過程透露出的是母語概念的政治性，使用者儘管掌握了語言，卻無法成為真正的自我認同。藉由訓讀，日本人可以將無限的漢語語彙作為自己的語彙、讓漢文的古文獻就是自己的古文獻。而在日本逐漸產生的「和臭」觀點，正是由於語言接觸後，出現未被權威語回收的單詞和表現。這往往會出現在對宗主國和權威與抱有自卑感的殖民地知識分子身上，然而訓讀的產生沒有殖民地背景，因此這種心態是產生於掌握漢字和假名文字的階層中，這和沒有文字的一般洋涇濱使用者不同。在使用訓讀的方法閱讀漢文時，日本人其實很少意識到那是中國的詩詞、文章，反而會因為容易理解而覺得那些閱讀材料本就是自己文化中的一部分。在此之前，訓讀往往是放在日語語言學的脈絡下被理解，高津教授則注意到訓讀以及訓讀文本的刻印方式其實展露了東亞各國相互交流、影響的痕跡，顯示出東亞整體的交流是雙向的。

第二場蔣寅教授〈李杜優劣論〉討論中國文學上的經典議題。李白與杜甫孰優孰劣的問題從唐宋至今一直不斷有人試圖回應，而蔣教授與這個議題對話的第一步就是要「還李杜在唐代本來面目」。蔣教授不以唐代選本中選錄作品多寡為依據，因為鈔本時代文本的流傳是不完全的。此外要評斷李杜優劣，需要先討論成為經典的標準。蔣老師引用余光中《大詩人的條件》對奧登《19世紀英國次要選集序言》裡羅列經典標準的總結：多產、廣度、深度、技巧、蛻變。除此之外，老師認為還需要加上三點：第一，才能全面，無所不備的包容性；第二，

成熟渾化的完成度；第三，有獨絕之處，敢於擺落常規。從上述的標準來評斷李杜，能夠提倡新的審美標準「老」的杜甫自然是經典詩人。杜甫勝過李白的的原因，正在於創造了一種新的詩歌美學。

第三場〈殊途異歸——非經典的古典文學研究〉由中興大學祁立峰、黃東陽和羅秀美三位教授共同主講。三位老師分別從六朝辭賦、清代《諧鐸》和民初女性旅遊文學的角度，面向平均年齡在研究所、博士班一、二年級的學生，討論學術寫作如何發想、如何建構、如何寫作的概念。祁教授以「細讀文本」為主軸，帶領學員一同檢視六朝時期的三篇辭賦。沈炯的〈歸魂賦〉、庾信的〈哀江南賦〉和顏之推的〈觀我生賦〉都是時人應對侯景之亂所帶來的創傷所進行的書寫。祁教授詳細地辨析三位賦家在字裡行間所顯示不同的表現創傷方式，並引用了互文性的概念來檢視這三篇作品。黃東陽教授以清代沈起鳳的《諧鐸》一書帶領學員思考怎麼從閱讀文獻開始做研究。羅秀美教授則提出田野調查的重要性，鼓勵學員置身於研究對象所處的環境，對於文本材料會有更周延的認識。

第三天由施懿琳教授主講，廖美玉教授主持。施教授以〈臺詩三百首，行不行？〉為題，指出文學典範看似放諸四海而皆準，但其實典律背後有太多歷史左右的誘因，至少包括文學社團、教育、文宣管道、文學批評界、創作者的自覺、出版傳銷者對典律「象徵資本」的運用周轉，政教機構的介入更是如此。即使到了當代，相關爭議依然不斷。施教授介紹了 2017 年底的 106 課綱爭議，比較強烈的論點是：既然「戰後治權」只及於臺澎金馬，難道不應該以現時治權所及的作家及作品作為文學教育的主體嗎？施教授認為，過去本土派學者往往把文言等同中國、白話等同於臺灣，然而 17-19 世紀在這塊土地上具有書寫能力的漢人知識分子，要表達他的思想情感、生活體驗、社會觀察，乃至對於弱勢族群的關注、對強權的批判，使用的當然是文言文。雖然漢文常被認為太親近統治者、雖然漢文化不否認有被統治者馴化後的思維，但即使是當代的我們仍有自己的意識型態和局限。理想的臺灣文學教材，應該以臺灣為主體，把來自島外文學養料納入臺灣這條長河，才能成就他的波瀾壯闊。施懿琳教授在研習營前就出了課前作業，從《全臺詩》裡挑選了不同體式的詩作，請學員們選出自己喜歡和不喜歡的作品，在課堂上也留出時間讓同學分享自己的感想。從形式、主題、意識型態進行闡發，有同學提出某些詩歌的題材跟自己個人的生命狀態特別相合，所以比較受到觸動。也有同學在闡述自己的評價標準時，展現了個人的審美價值。施教授總結學員們對詩作的評價和偏好，指出許多同學都是受過中國古典文學／詩學訓練的文化菁英，大致會受到幾個方面影響：「含蓄為美」、「溫柔敦厚」、「知人論世」、「化俗為雅」，對不合格律的詩作接受度比較

低。而學員對詩歌的前理解也影響了各自對詩歌的偏好。例如熟知臺澎歷史情境的同學就比較能了解以此為主題的詩作。學員對詩歌的評選也顯示大多數學員對新事物融入古典詩抱持批評的態度，施教授認為這樣的嘗試或許可以放在晚清「詩界革命」的脈絡來理解，是否容許一些新變？比較俚俗的作品是否也有納入的空間？

最後一天的演講由高嘉謙教授、駱以軍老師主講，由胡曉真教授、高嘉謙教授主持。高嘉謙教授的〈漢詩、海洋、華夷風〉探討境外漢詩，試圖跳脫「華僑詩、海外詩」的思維，著重詩人在自然、知識、移動過程的身體感與地方感。出洋的航線碰撞的華夷觀、西方知識的影響，以及外交官、知識人、華工、流亡政客集體參與的漢詩創作，使得境外漢詩整個生產結構有所不同。甚至連太平洋、南海藉由「漢詩」所形塑的景觀，都是面向境外漢詩時可以切入研究的重點。從漢詩的跨洋、相遇與播遷可以看見文人感覺結構的改變；詩語言如何因著新的異國語言和事物而重組、寫作視域如何再形塑？漢詩的意象和媒介、情感結構也因而有所改變。此外，「海洋」是境外漢詩中重要物象和意象，但它不只是客體，而是能夠影響航海人與詩語之間碰撞的元素。藉由研究境外漢詩，可以觀察離散／流寓、自我／他者、守成／裂變、華／夷、內／外、言／文，這些有同有異的概念不斷滑動的有趣現象。高教授也通過討論境外漢詩與學界大熱的「華夷風」理論進行對話。高教授指出，「華」既是身分也是族性，要注意「華」的歷史語境、華的複雜現況（也就是後代再華化的可能）以及華的困難限制（反血緣認定的身分認同），當然也包括「華人」認同和國籍之間的權力架構和文



圖二：鹿港參訪

化認同的複雜。此外，身在臺灣的研究者更難以避免過度談「華」會不會影響「臺」的主體性的思考。在這些思路的影響下，「華夷」的辯證變得複雜，不再從「華」辨認夷，以華為主導。而是更客觀看到交融和相應的語境。高教授將「華夷風」置於漢詩領域進行討論，希望能帶領學員看到在我們熟悉的文本素材中，如何能通過華夷風去思考、提供新視角。

第二場駱以軍老師從文學創作者的角度，主講〈從《紅樓夢》第三十回，到 AI 機器人〉，以文學經典來回應當代焦慮：在這個無可避免要被裹挾進大數據、大運算的時代，當人類頂尖的棋士被 AlphaGo 擊敗，人突然感覺到自己的渺小。因為 AI 不只是電腦，而是把圍棋相關的歷史、文化、人類智識的暗區，用這些東西來擊毀現在的人類。所有精準的、大量數據的、不能出錯的領域裡的頂尖人類都可能被 AI 取代，所以我們知道精神的核心是文學、是詩歌、是小說。而小說牽涉到最細微的變化，比如內心的陽奉陰違，看似小細節但其實是一個龐大的差異。到了《紅樓夢》這樣一個具有龐大人物群，人物群處處展演關係中的變幻莫測，到命運未來的未知，到協奏曲般的賦格，不同型態的情節已經演繹了未來，以及上下階層之間所導致的種種變化。不同於現代電影電視裡對於人物刻畫的單一和臉譜化，《紅樓夢》呈現出小說的場景縱深、人物的關係無比的複雜而廣大。駱老師分析《紅樓夢》30 回的方法，顯示出如同鏡頭語言般多次轉換場景、人物情緒、人物互動和關係，全書所牽涉的場景、人物、彼此關聯互動，是人類文明的全景。人類的暴力、殘忍、美與虛無。只看愛情、只看生死其實都不足以完全理解《紅樓夢》。

第一天晚上的分組討論主要用以釐清課程內容和組員自我介紹、破冰。第二天晚上開始，學員們開始勇於表達自己的看法。比如爭論當代是不是依然需要判斷李杜優劣、李杜孰優孰劣的爭論也各有支持者。「訓讀」專題也同樣引發熱烈的討論，學員援用各自熟稔的語言資源如粵語、客家話、閩南語參與討論，回應訓讀所展現不同語言碰撞的現象。除此之外，各講題之間的關聯性也在學員的集思廣益和討論下觸發新的可能。在公開發表時，有小組以李杜優劣論和《金雲翹傳》的經典化過程對比。認為杜詩是經由後代詩人的學習而成為經典，《金雲翹傳》則是流傳到海外之後以不同語言、不同文體重寫而獲得認同。這說明了「經典化」不是一成不變的，而可能具有許多不同的模式。回扣到營隊的主題，發表的學員認為「非常經典」就是因不同文本、具體的特性所產生不同的成為經典的過程、範式。另外有小組提到從琉球使節、越南《金雲翹傳》、《海南雜著》到日本的訓讀與刻本、單士釐對日文著作的翻譯、臺灣古典詩人對中國文化的吸納再到域外漢詩的討論，他們注意到的是「交融性」如何使作品有成為

經典的潛力，因為不同時期推動製造經典的標準不同。這個發現讓後人可以再思考：經典如何構成、現階段我們又能認可怎樣的作品為經典？也有小組試圖回應營隊主題，指出「去經典化」也是經典化的一環，除了思考誰該成為經典之外，是不是還能想一想所謂經典受到既有標準和價值的影響有多少，甚至，能不能「沒有經典」？而從陳益源教授期許《海南雜著》被選入國文課本，到施懿琳教授思考課綱爭議，也有學員開始注意到經典的構成不能脫離國高中的國文教育。



圖三：小組討論

本次研習營試圖將學界的重大議題向下延伸，帶領碩、博士生一起重新省思經典的標準、經典如何生成，在不同文體、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之中，互相理解、彼此對話。一同回應當代社會對中國語言與文學研究可能的提問。這場極富教育意義的研習營暫時落幕了，但它在研究生心中種下的種子，卻是將來生成蓊鬱茂林的可能。